

列女傳

冊一



列女傳校注

列女傳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汪氏振

綺堂補刊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盡造

劉向列女傳有頌有圖據漢書藝文志當是九篇傳七篇頌一篇圖
一篇本傳言八篇者圖不數也漢班昭馬融魏虞隣妻趙晉綦毋邃
皆爲之注今竝不傳此書自北齊顏之推作家訓時已有羼入宋蘇
頌王回遂各以己意更定篇次蔡驥復散頌入傳而劉氏之舊久不
可考見矣世所傳者以建安余氏本爲最古母儀止十四傳蓋闕其
一又佚去頌義大序且唐宋人所援引今本亦往往誤奪羼亂譌謬
古書之阨莫此爲甚室人梁端幼從其大父清白翁受是書略通大
義時元和顧之達重刊余本翁復爲審定端輒臚其同異退而筆之
翁見之哂曰汝欲爲班趙之業耶遂益爲之折衷端讀書惄明義例
其淵源有自也歲辛未歸余侍養重闢動如禮灋閨門雍睦內外無
間言蓋能不負所習者刀尺之暇恆手是編不置每獲一義輒共余
商榷余亦時舉所聞益之乙酉六月子曾撰生而端沒余哭之慟殘
編臘墨鏹置篋中不忍復啓視今忽忽十稔矣懼是書之終無善本

而端之名與身沒也遂更爲之整比條分件繫二月而畢前賢時彥
竝載其說題姓名以識之嗟乎余與端倡隨十有五載回憶燒燭檢
書籌香校帖閨房之樂彷彿靜治堂故事忽焉中徂喪此佳偶形單
影隻能勿神傷雖然端不幸前死而得後死者教育子女且爲之刊
其書以傳不可謂非端之厚幸也已道光癸巳立秋日借閒漫士汪
遠孫識於觀馴齋

序

關雎爲風始易家人卦彖辭曰利女貞化起於閨門此漢劉子政列女傳八篇所由昉也班昭馬融輩爲之注蓋此傳爲風化之原誠鄭重之也余伯兄曜北置之案頭以備覽觀暇時爲諸姑姊妹講說姪孫女端伯兄之長孫女汪遠孫孝廉之室也自幼沈靜寡言笑伯兄篤愛之名之曰端少長教之讀能通大義時竊覩父書尤好此傳伯兄謂曰汝亦好此乎爲之講解輒能領悟余亦得與聞緒論或舉古人評讐之深相契合用心之專壹余萬不及端歲辛未嫁於汪奉章姑莊鴻案事上接下動循禮法平陽稱爲女宗家政稍暇輒手是編或篝燈瀏覽直至夜分久之心悟爰爲之注釋時與孝廉參酌字句間略加增損裒然成帙弃之篋中不輕示人然用是心氣沖耗以婉亡孝廉慟絕十餘稔不忍啓篋今年秋深懼是書是人之俱亡也將付梓垂爲家範以永其傳乞序於余余雖不敏與端爲知己敬之重

之爰樂爲之序至此傳歷漢晉唐宋千餘年閒存亡訛舛以及篇帙
之繁簡卷數之分合或又以爲向子歆所作諸說紛紜備詳舊序茲
不贅云錢唐梁德繩楚生氏譏

大雅曰我有孚惠心勿

古列女傳序

美皆宋江西張魏公之書取舍古善文精舊而出余異

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爲漢成帝光祿大夫當趙后姊姊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其文美刺詩書已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效者故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辯通擊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云然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并頌爲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其同時人五傳其後人而通題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譏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予以頌攷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爲斷也頌有齊倉公女等亦漢時人而秦已上女史見於他書而此顧不錄者猶衆亦不特周郊婦等四人而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祕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

其頌像側然崇文及三君北游諸藏書家皆無此本不知其傳果向之頌圖歟抑後好事者據其頌取古佩服而圖之歟莫得而攷已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序散亡脫繆於千歲之間幸存而完者此一書耳復爲他手竄疑於其真故并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爲八篇號古列女傳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故云餘二十傳其文亦奧雅可喜非魏晉諸史所能作也故又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嫕等以時次之別爲一篇號續列女傳余友介甫嘗謔余曰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證其君迂哉其所學也子何區區喜治之耶余以謂先王之俗既熄學士大夫誦詩書脩仁義進取當路之功有卓犖顯赫若不可攀者試窮其迹其不概於聖人多矣然聖人之道亦未嘗廢狂狷也況女子哉且其所列其惡者固足以垂家國之戒狂者雖未中禮義而壹志於善行成於房闈使其皆遭先王之俗追琢其質而充其美自家形國則雖列於賢妃治臣著之詩書可也余是

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
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
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可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
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
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敘論以發其
端云爾編校館閣書籍臣曾鞏序

古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攷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

聽淫聲口不出教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
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
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
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
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
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
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
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
所謂身脩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
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
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
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
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

以閔其不幸而與向之舉於其君固有直諒多聞之益也竊明而存之以告後世君子何尤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長樂王回序并撰

列女傳目錄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編撰

第一卷

母儀傳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爲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業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有虞二妃

棄母姜嫄

契母簡狄

啓母塗山

湯妃有莘

周室三母

衛姑定姜

齊女傳母

魯季敬姜

楚子發母

鄒孟軻母

魯之母師

魏芒慈母

齊田稷母

第二卷

賢明傳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動作有節言成文章咸曉事理知世紀綱循

法興居終日無殃妃后賢焉高郵王氏念孫曰賢當是覽字之誤仁智傳云夫人省茲貞順傳云諸

姬觀之觀省並同

名號必揚

音采赫大夫隆商

周宣姜后

齊桓衛姬

晉文齊姜

秦穆公姬

楚莊樊姬

周南之妻

宋鮑女宗

晉趙衰妻

陶荅子妻

柳下惠妻

魯黔婁妻

齊相御妻

楚接輿妻

楚老萊妻

楚於陵妻

第三卷

仁智傳

惟若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道禍福所移歸義從安危險必避專
專小心永懼匪懈夫人省茲榮名必利

密康公母

楚武鄧曼

許穆夫人

曹僖氏妻

孫叔敖母

晉伯宗妻

衛靈夫人

齊靈仲子

魯臧孫母

晉羊叔姬

晉范氏母

魯公乘姒

魯漆室女

魏曲沃婦

當作負

趙將括母

第四卷

貞順傳

惟若貞順脩道正進避嫌遠別爲必可信終不更二天下之俊勤
正潔行精專謹慎諸姬觀之以爲法訓

召南申女

宋共伯姬

衛宣夫人

宣當作寡

蔡人之妻

黎莊夫人

齊孝孟姬

息君夫人

齊杞梁妻

楚昭貞姜

依傳在伯嬴之下平

楚平伯嬴

楚白貞姬

衛宗二順

魯寡陶嬰

梁寡高行

陳寡孝婦

第五卷

節義傳

惟若節義必死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背義誠信勇敢何有險詖義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姒法斯以爲世基

魯孝義保

楚成鄭督

晉圉懷羸

趙昭越姬

趙當作楚

蓋將之妻

魯義姑姊

代趙夫人

齊義繼母

魯秋潔婦

周主忠妾

魏節乳母

梁節姑姊

珠崖二義

郃陽友姊

京師節女

第六卷

辯通傳

惟若辯通文辭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推摧一切後不復重終能一心開意甚公妻妾則焉爲世所誦

齊管妾婧

楚江乙母

晉弓工女

當作妻

齊傷槐女

楚野辯女

阿谷處女

趙津女娟

趙佛肸母

齊鍾離春

虞姬依傳在齊威

齊威虞姬

齊宿瘤女

齊孤逐女

楚處莊姪

齊女徐吾

齊太倉女

第七卷

擎璧傳

惟若擎璧亦甚嫚易淫姦熒惑背節棄義指是爲非終被禍敗

和元

顧氏廣圻曰此傳頌止六句餘皆十句蓋脫此下四句也

夏桀末喜

殷紂妲己

周幽襃姒

衛宣公姜

魯桓文姜

魯莊哀姜

晉獻驪姬

魯宣穆姜

陳女夏姬

齊靈聲姬

齊東郭姬

衛二亂女

趙靈吳女

楚考李后

趙悼倡女

當作
后

第八卷

續列女傳

周郊婦人

續仁智第十二

陳國辯女

續辯通第七

聶政之姊

續節義第十三

王孫氏母

續節義第十四

陳嬰之母

續賢明第十六

王陵之母

續節義第十九

張湯之母

續仁智第十八

雋不疑母

續母儀第十七

漢楊夫人

續賢明第十八

漢霍夫人

續擊嬖第十七

嚴延年母

續仁智第十七

漢馮昭儀

續節義第十八

右十二傳漢成帝前人

王章妻女

續仁智第十九

班女婕妤

續辯通第十七

漢趙飛燕

續擊嬖第四

孝平王后

續貞順第十一

更始夫人

續擊嬖第十八

梁鴻之妻

續賢明第十七

明德馬后 繢母儀第七

梁夫人嬪 繢辯通第十八

右三傳成帝同時人五傳後時人而皆班氏前人或同時人

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以爲劉向子劉歆作
驥謹按隋書崇文總目及本朝曾校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
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爲一十四
篇并傳頌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
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爲一篇共計八篇今止依此將頌義大序
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觀者宜
詳察焉嘉定七年甲戌十二月初五日武夷蔡驥孔良拜手謹

書

列女傳目錄

皆三韓安帝同鄉人王輔弟輔人而晉班五論入更同

列女傳卷之一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母儀傳

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忘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旣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孟

掩之從而舜潛出史記五帝紀索隱引列女傳云二女教舜鳥工上廩龍工入井今傳無此文案宋曾慥類說載列女傳二女曰去女衣裳龍工往注云習鳥飛之功以往鵠錯也又二女之例蓋曹大家注也楚辭天問洪興祖補注弓二女曰時惟其狀汝時惟其狀汝時惟其狀汝時惟其狀汝時惟其狀汝時惟其狀汝

去汝裳衣龍工往並較今本爲
多足證今本已失劉氏之舊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易
云釋文引馬融云速召也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汙左傳杜預注云汙也遂

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漢書古今人表數手舜妹師案擊字轉寫古曰流俗書本作擊字者誤又誤爲繫也與二嫂諧父母欲殺舜舜猶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

號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忘既

納於百揆賓於四門選於林木廣雅選入也入於大麓文選七命注引曹

山足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嗣位升爲天子家曰竹木曰林

曰麓兩通未敢據以校刪娥皇爲后女英爲妃封象於有庳事瞽叟猶

若初焉覽皇親部一引校增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於蒼

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史記秦始皇紀正義引間下有因葬焉三

部字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君下有湘夫人也四字蓺文類聚靈異部下引死作葬無此七字蓋當時自有二本也太平御覽同

君子毛詩作維王應麟曰楚元王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

所述蓋魯詩也春秋潔婦傳引惟是福心與石經魯詩殘碑合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頌曰元始二妃帝堯之女嬪列有虞承舜於下古音以尊事卑終能勞苦瞽叟和寧卒享福祐

棄母姜嫄

棄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

與毛詩異

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

與毛詩異

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

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區翼之

禮記樂記注云以體曰區區與古通用莊子人閒世篇區拊

人之民區拊猶謂養也引崔譏云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

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

長洲陳氏

與毛詩異上疑脫聽字此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邰

地遂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卽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

居稷尚書作汝后稷字之誤也鄭注云播時百穀是鄭本作居

居稷官種蒔五穀周文武而興爲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

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頌曰棄母姜嫄清靜專一履跡而孕懼棄於野
武進臧氏庸曰野乃隘字之誤詩誕寘之
支脂通案臧說是也荀子賦篇隘與狄敵迹適韻離騷隘與續韻鳥獸覆翼乃復收恤卒爲帝佐母道既畢

契母簡狄

契母簡狄者

初學記帝王部引下有帝嚳之少妃

有娀氏之長女也

當堯之時與其妹娣

妹名建疵太平御覽作姊

見淮南墮形訓

浴於玄丘之水

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

太平御覽引下有妊二字

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

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爲司徒封之於毫及堯崩舜卽位乃敕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居毫至殷湯興爲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娀方將立子生商

呂覽

音初注同毛詩
立上有帝字

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頌曰契母簡狄敦仁勵翼吞卵產子遂自脩飾

飾讀爲飭古字通

教以事理

推恩有德契爲帝輔蓋母有力

啓母塗山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

蓀文類聚后妃部引下有曰女嬪三字路史啓母后趨注云趨列女傳作嬪蓋今本脫史

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辛壬癸甲

尚書所命治水此古文家說史記夏紀帝塗山謂之女嬪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嬪生子啓水經淮水注引

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索隱曰蓋今文尚書吳越春秋禹娶

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楚辭天問注禹以辛酉日娶

故甲子日去而去案蓀文類聚太平御覽皇親部

啓四日而去案蓀文類聚太平御覽皇親部禹娶四日而去治水依傳是生

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子之與

尚書合玩頌義亦當是娶後四日疑今本誤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

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爲天子而啓爲嗣持禹之功而不

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

毛詩作女士箋云子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士子爲韻

疑此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頌曰啓母塗山維配帝禹辛壬癸甲禹往敷土啓呱呱泣母獨論序
教訓以善卒繼其父

湯妃有娶

湯妃有娶者有娶氏之女也

史記殷紀集解作有莘漢書人表注云娶與莘同

殷湯娶以爲

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訓致其功有娶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

序咸無妬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

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湯妃有莘德高而伊尹爲之媵臣佐

太

丁

早

卒

丙

壬

嗣

登

大

位

後

漢

書

崔

琦

傳

注

引

德

高

明

后

妃

部

二

引

有

娶

高

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妬逆理之人生三子太丁外丙仲壬教誨有成太丁早卒丙壬嗣登大位後漢書崔琦傳注引德高而明伊尹爲之媵臣北堂書鈔后妃部一引有娶高明后妃部二引訓正後宮嬪御有序疑今本有脫文君子謂妃明而

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娶

之謂也

頌曰湯妃有娶質行聰明

質舊誤賢從北堂書鈔后妃部三校改

媵從伊尹自夏適殷

顧校云當作商勤懃治中九嬪有行化訓內外亦無愆殃

周室二母

三母者大姜大任大姒 大姜者王季之母有台氏之女

從台舊誤呂史記周

御覽集解蓺文類聚后妃部太平親部一校改台與邵同

大王娶以爲妃生大伯仲雍王季貞

順率導靡有過失大王謀事遷徙必與大姜

史記周紀正義引有色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大姜遷徙必與後漢書崔琦傳注蓺

文類聚太平御覽引賢而有色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北堂書鈔后妃部二引化導三子皆成賢德類聚下又有詩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也十四字疑今本有脫文

君子

謂大姜廣於德教 大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

大任之性端一誠莊

史記正義引一作壹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作懿

惟德之行及其有娠

史記

正義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作身

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

後漢書

人事部一作惡聲

能以胎教溲於豕牢

人言大戴禮保傅篇

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

國語韋昭注云溲便也豕牢廁也

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

卒爲周宗家範文王生而明聖卒爲周宗本此

君子謂大任爲能

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胎教篇作差立不蹕

作跛不食

邪味

一本作食
一本作割

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

聲

大戴禮注溫公家範朱子立教篇引皆無兩於字

小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

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姪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

知肖化矣

大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

史記管蔡世家

正義引下有在

邵之陽在渭之涘二句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於渭造舟爲梁及入大姒思

媚大姜大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大姒號曰文母

毛詩離騷箋云文德之母

文王

治外文母治內大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

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

白虎通義名章引詩傳霍叔武成叔處互易聃作南其餘序次與此同蓋並本魯詩說史記管蔡世家管叔第三周公第四成叔名武

第七霍叔名處第八案成霍之名當從史記漢書人表同此及白虎通義並傳寫之誤

大姒教誨十子自少及

長蓋以正文道類聚后妃部裡持之七字撻謠字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

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明刻本此下多二百六字後人羼入

君子謂大姒仁明而

有德詩曰大邦有子俛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頌曰周室三母大姜任姒文武之興蓋由斯起大姒最賢號曰文母三姑之德亦甚大矣

衛姑定姜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

公子失其名

公子旣娶而死其

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
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
送于野瞻望不及

不毛詩作弗

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

君之思以畜寡人

禮記坊記注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

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云此是魯詩案鄭答夷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先師謂張恭祖也後漢書鄭玄傳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然則記注蓋韓詩此傳是魯詩故不同

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郤犨爲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

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定公卒立敬姒之子衍爲君是爲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旣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食飲嘆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陳氏與曰善必寡之誤左傳曰其必始於未亡人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鱉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鱉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疑無下脫罪字左傳神下有何告若有四字文稍異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鱉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惟服惟毛詩作維此之謂也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

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林字誤左傳作陵正義有夫出征云古入讀雄與陵爲韻耳於犬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

頌曰衛姑定姜送婦作詩恩愛慈惠泣而望之數諫獻公得其罪尤古音盈之反聰明遠識麗於文辭

齊女傅母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交好今字古

始往操行衰惰有治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脩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

人其頑衣錦絅絅毛詩作綉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

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文選秋胡詩注以高節文選注以高其節以爲人君

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傳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無子姆戴嬫之子桓公金壇段氏玉裁曰母謂以桓公爲己子也是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母教猱升木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傳母防女未然稱列先祖莫不尊榮楚辭遠遊榮與人韻身作詩明指使無辱先莊姜姆妹吳縣黃氏丕烈曰妹宋本模糊似是教字卒能脩身

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

顧校曰戴己別是一人公孫敖之妻文伯穀之母見左傳敖亦謚穆伯相涉致誤

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

穆伯先死敬姜守養

餘姚盧氏文弨曰養當是義之譌

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郤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

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絰絕案

蓋係之誤而衍者漢書張釋之傳王生老人曰吾穀解顧謂釋之爲我結穀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係讀此傳者注係字於結旁

傳寫誤入正文漢書哀紀作襪係解韓子外儲說左下作
轔繫解綵疑作袜同轔玉篇袜腳衣糸旁涉上下文而誤 左右顧無

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曰
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
執贊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
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
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
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
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字亦作袂捲亦作卷淮南原道訓短
袂捲 卷高誘注卷臂也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
謂也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太平御覽資產部六

引注云經者總絲縷以成文采有經國治民之象

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

太平御覽無曲字

資產部六

彊舊誤疆太平御強今校改故幅可以爲將

注云枉曲也幅強乃能正曲

畫者

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

太平御覽無

不均服三字故畫可以爲正

注云畫傍也正官長也總縷得

後齊案傍疑榜之誤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

福山王安人照圓曰蕪如絲類之屬莫與膜同

內則注云皮肉

故物可以爲都大夫

注云物爲一丈墨也不知大尺

大夫主治民理衆

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爲大行人

也案此文亦有譏

也太平御覽捆作捆無也字注云捆使縷交錯出入不失

理也似大行人交好鄰國不離畔也大行人主使命者推而往引

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關內之師

關舊誤開從太平御覽校改注云

收合人衆使令有節

關總推縷令往引之令來似關內師

內師主境內之師衆

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內史

注云謂一齒

受一縷多少有數猶內史之治民也案均當爲拘廣雅釋器經梳謂

之拘曹憲音子允反廣韻二十一震凡織先經以拘梳絲使不亂出

蒼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

注云相當大任堅固不遷死而後已

有若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爲三公

注云摘謂勝也舒而不窮喻軸

三公道德潔備無匱竭也案

摘當爲摘集韻二十

錫楠機上卷絲器

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

伯曰以歛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歛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

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

當作淫也

逸也左傳成六年襄二十五年正義引國語作逸此蓋後人據誤本國語改之

濟土之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組織地德

組織國語作祖識虞翻云祖

習也識知也組織字之假借日中考政

初學記禮部上作正

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

國語使字衍牧下有相字當據之訂

正六宣敘民事

敘舊誤敬從初學記校改國語作序

少采夕月初學記引曹大家注曰少采降之采也以秋分

祀夕月以迎陰氣也案之字蓋大字之誤韋昭云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

韋昭云載天文也司天文

謂馮氏相保章氏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

朝脩天子之業令國語作命晝考其國下脫職字當

韋昭云載天文也司天文

工使無慆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

庇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隸王安人曰隸是肄字之誤肄習也國語作貫貫

亦習夕而習復夜而討過討國語無憾而後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

動晦而休無自以怠自國語王后親織玄紩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絃

綻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則士之妻則字誤國語作列加之以朝服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紱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國語辟有避字上吾冀汝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堵國語作堵云或從目宋羞鼈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有國語無人字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大夫國語作夫人君子謂敬姜爲慎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讌以樂讌毛詩作燕言尊賓也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國語無上祀字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

膺陷字誤國語作招韋昭云叩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是也通俗文爪按曰招苦洽切

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是

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毛詩無厥字釋文本或作詒厥孫子此之謂

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

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毋乃

罪耶敬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內朝國語作合國事於外朝

事於外朝合

神事於內朝此脫於外朝合神事六字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

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

朝子將庇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闥門而與

之言韋昭云關也皆不踰閨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謙宗不具

不繹繹不盡飲則退飲國語作飫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

也不爽此之謂也

頌曰文伯之母號曰敬姜通達知禮德行光明匡子過失教以法理仲尼賢焉列爲慈母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之母也

此從標目讀下故不複舉子發母者四字古書簡而有法如此今本參差不一蓋後人所屬改子發名舍見荀子彊國篇楊倞注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淮南道應訓子發楚宣王之將蘇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十二作子反子

發攻秦絕糧

蘇文類聚太平御覽秦下有軍字後破秦同余知古諸宮舊事二此句有軍字下句無

此句有軍字下句無

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

蘇文類聚太平御覽無得字下同

對曰

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

仁和孫氏志祖曰并疑半之譏諸宮舊事作升亦非蘇文類聚太平御覽無并字下同

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

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耶

耶字舊脫從蘇文類聚太

平御覽校增者宮舊事作歛

客有獻醇酒一器者

文類聚太舊脫從蘇文類聚太平御覽校增者宮舊事

人注江之上流

注舊誤往從諸宮舊事

一器者

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

諸宮舊事及作足蘇文類聚太

而士卒戰自五

也

諸宮舊事五下有倍字

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

諸宮舊事重軍士二字

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

諸宮舊事太平御覽飲食部十八十下有倍字

今子爲將

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

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

蓋魯詩說王應麟詩攷不載

夫使人入於死地

文選苦行注

引曹大家曰軍事

險危故爲死地也

雖有以得勝非其

術也

術諸宮舊事作道

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內之

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頌曰子發之母刺子驕泰將軍稻梁士卒菽粒責以無禮不得人力

君子嘉焉編於母德

鄒孟軻母

鄒孟軻之母也

大父曰孟母仉氏見繹史引風俗通又明人所纂孟氏譜載元張頡孟母墓碑云頡讀廟碑其稱母曰李氏不知

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

文選景福殿賦

爲墓間

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

文選嬉戲也字舊脫從校增乃去舍

市傍其嬉戲爲賈人銜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閒居賦注引校增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太平御覽部六作織韓詩外傳一資產同問曰學何所至矣何御覽校增舊脫從太平孟子曰自若也太平御覽引注孟母以刀斷其織太平御覽言未能博

趙岐孟子題辭疏引作機下斯織同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脩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史記受業子思

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風俗通窮通云孟子受業於子思淮南汜論訓注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孟子題辭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道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

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孟子旣娶將入私室其婦祖

而在內

孟子妻由氏見王
折續文獻通考

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

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

墮太平御覽宗親部七作惰

而夫

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

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

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

於人

太平御覽作而責於妻

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

明於姑母之道

母太平御覽作婦

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

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

王安人曰據文敏當作也

下異日閒居擁楹而歎孟母見

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

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違其上

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

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糲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

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毛詩作伊教此之謂也

頌曰孟子之母教化列分處子擇藝使從大倫子學不進斷機示焉子遂成德爲當世冠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一引注云謁請也監視也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

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於父母於字舊脫從蓋文類聚歲時部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

下太平御覽校增

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

使少子僕歸辦家事

太平御覽作辦
辨辦古今字

天陰還失早

御覽時序部至闔

十八作太早

外而止夕而入

太平御覽

上有待字

夕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閒視其

居處禮節甚脩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

一日從北方來

太平御覽

一日作母

至闔而止

太平御覽

闔下有外字

良久夕乃入

太平御覽

字無夕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

子居臘日

日舊誤月從太平御覽校改

禮畢事間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

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醡釀醉飽

太平御覽引注云醡釀合聚飲酒也

人情所有也妾反

太早

太平御覽作失早

不敢復返故止闔外期盡而入

太平御覽

期盡作盡期

大夫美

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

太平御覽穆公二字

重使朝謁夫人

明請從太朝謁舊誤

平御覽校改夫人諸姬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

以父母爲天既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

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爾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王安人曰下脫此之謂也四字

頌曰九子之母誠知禮經謁歸還反不捨人情德行既備卒蒙其榮
魯君賢之號以尊名

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

淮南氾論訓注孟卯齊人爲魏臣戰國策作芒

卯芒古同聲通用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

慈母乃命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

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

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爲勤

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

假子而不爲何以異於凡母

溫公家範作凡人

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

繼母繼母如母爲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

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安可以忘義乎遂

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救其子乎

一本作赦

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說苑反質篇一心可以

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頌曰芒卯之妻五子後母慈惠仁義扶養假子雖不吾愛拳拳若親繼母若斯亦誠可尊

齊田稷母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脩士大夫之費哉脩字疑譌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脩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爲人臣而

事其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効忠必死
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
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
慚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
遂舍稷子之罪赦與同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
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無功而食祿不爲也況於受金乎

頌曰田稷之母廉潔正直責子受金以爲不德忠孝之事盡財竭力
君子受祿終不素食

太宋王回序云每篇皆十五傳今母儀止十四傳蓋文類聚后妃部平御覽皇親部一並引列女傳云黃帝妃曰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海寧吳氏騫據以補於今本之首案北堂書鈔后妃部三心每自退亦云出列女傳又御覽注云餘同呂氏呂覽遇合篇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據此列女傳亦有此數語也又詩齊風雞鳴疏君臣之嚴顧氏廣坼據之以爲缺魯師其女曰平旦纏笄而朝太平御覽禮儀部二逐春姜問故以全文云魯師春姜者魯師氏母一傳案師氏母傳則有女平御覽禮儀部三往而三逐春姜召其女而笞之嫁其女平御覽禮儀部三往而三逐春姜召其女而笞之嫁其女

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事夫有五平旦纏笄而朝則
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則
必期必誠知則有陰陽之順逆也並錄於此以後有夫婦之際君子

列女傳卷之一

列女傳卷之二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賢明傳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

文選景福殿賦注引下有宣王之后四字

女賢而有德事非禮

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晏起

文選後漢書皇后紀注引早後漢書皇后紀注崔琦傳注

夜並作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耳

後漢書注文選注下有既出迺三字

姜后下有既出迺三字

待罪

於永巷

文選注引

皇後紀注

永巷宮中署名也

後改爲掖庭

後漢書

使其傅母通言於

王曰妾不才

妾下舊衍之字從後漢書注文選注校刪

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

晏朝

後漢書注引

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

之所興也

文選東京賦注引樂者亂之所興與今本不同

好奢必樂窮

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

婢子之罪

後漢書注引

惟君王之命五字

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

人之罪也

此三句後漢書注引

夫人何辜八字

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

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

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亵服然後進御於君
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尚書大傳佩詩曰威儀抑
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
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頌曰嘉茲姜后厥德孔賢由禮動作匡配周宣引過推讓宣王悟焉
夙夜崇道爲中興君

齊桓衛姬

衛姬者文選女史箴注引漢書列女傳注引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
衛姬爲之不聽鄭衛之音文選注引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後漢書列女傳注引齊桓公好音樂不同桓公用管仲甯戚行霸道諸侯皆
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
珥解環佩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
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

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

管子

小問篇東郭郵語與此同

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也桓公

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爲夫人號管仲爲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頌曰齊桓衛姬忠款誠信公好淫樂姬爲脩身望色請罪桓公加焉

王安人曰加當作嘉案嘉加古通厥使治內立爲夫人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獻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犯奔狄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妾告姜

氏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聞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國語韋昭注云貳疑也貳無成命自子去晉晉無寧歲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此矣國語韋昭注云在勤下姜曰不可周詩曰莘莘征夫韋昭云莘莘衆篇引同詩作駢駢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亂不長世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有饜哉遂行過曹宋鄭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爲文公迎齊姜以爲夫人遂霸天下爲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曰彼美孟姜毛詩作淑姬魯妻傳同此涉有女同車而誤急古讀如怡易雜卦謙輕而豫急釋文虞作怡勸勉晉文反國無疑公子不聽姜與犯謀醉而載之卒成霸基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

段校曰此書之例當

作姪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羣公子惠公號公子

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卽位穆姬使納羣公子曰公族者

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饑請粟於秦秦與之秦饑請粟於

晉晉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埽除先人之廟

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燭公子宏與女簡璧

女字舊脫從左

傳僖十五年疏引校增衰絰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匪以玉

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娣姒不能相教

史記秦紀

謂自上天

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

左傳釋文及正義謂自上天

加史記亦無其文此傳有之蓋采自他書也

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君

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

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燭思母之恩而送其

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頌曰秦穆夫人晉惠之姊秦執晉君夫人流涕痛不能救乃將赴死穆公義之遂釋其弟

楚莊樊姬

樊姬

文選女史箴注引作楚王樊姬者

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卽位

文選注上初字有

好

狩獵

文選二字注下有畢

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

文選注作三年王改

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

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

文選景福殿賦注引何也作諸侯之

客與將國中士也十字以下文亦多異大意則同

以

曰虞丘子也

韓詩外傳沈令尹姬掩口而笑王曰

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

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

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哉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

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蓋魯詩說詩考不載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頌曰樊姬謙讓靡有嫉妒薦進美人與己同處非刺虞丘蔽賢之路楚莊用焉功業遂伯古音博故反

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

舜爲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凰不離於蔚羅蔚當作爵麒麟不入於陷阱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王安人曰而字衍不得行義

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

鮑魚頰尾王室如毀

毛詩作燬

下同

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

韓詩辭君章句同見後漢書周磐傳注

君子以是知周

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段氏曰淺人又添能字也

頌曰周大夫妻夫出治土維戒無怠勉爲父母

唐韻正母亦有讀滿補反者詩一見蠟蠟

與爾韻易一見繫辭下傳與度懼韻是也

凡事遠周

王氏念孫曰周當爲害傳文害字凡兩見是其證隸書害字或作周與周

相似案公羊宣六年傳靈公有周狗謂之獒爾雅釋畜注引作害狗漢書諸侯王表河間共王不周景十三王傳及史表五宗世家皆作害不爲親之在作詩飭魚以敷君子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

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

醕與釀同說文醕飲酒盡也士昏禮贊洗爵酌醑主人主人拜受醑婦亦如之卒爵皆拜再醑如初三醑用鬯亦如之卒爵曰醮禮記郊特牲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注齊或爲醮古音脂幽二部聲近通借

夫死不嫁執麻枲治絲蠻織紅組

紩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澈說文水部繫傳引

選晉紀總論注

舅姑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貞順婦人之至行也八字舊脫從文

增引校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若其以淫意爲心王安人曰意當作慝而扼夫

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通義白虎

嫁娶章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公羊成十年傳何休注云天子娶十二女後漢書荀爽

傳衆禮之中昏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並與此同

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

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妒正爲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

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大戴禮本命篇云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公羊莊二十七年傳何休注云婦人有七棄無子棄淫佚棄不

事舅姑棄口舌棄竊盜棄嫉妬棄惡疾棄並與此異吾姒不教吾以

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
宋公聞之表其閨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
小心翼翼故訓是式故毛詩作古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頌曰宋鮑女宗好禮知理夫有外妻不爲變己稱引婦道不聽其姪

宋公賢之表其閨里

晉趙衰妻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
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左傳公下有子字此

脫及反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
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
而慢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
人雖妾亦無以侍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
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

舊乎又曰謙爾新婚謙毛詩作宴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

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

下之以叔隗爲內婦

段校曰改內子當

姬親下之及盾爲正卿思趙姬之讓

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爲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頌曰趙衰姬氏制行分明身雖尊貴不妬偏房躬事叔隗子盾爲嗣君子美之厥行孔備

陶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之妻也

臨海洪氏頤煊曰陶卽定陶史記越世家范蠡止於陶集解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之字舊脫

從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三引校增

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

不用太平御覽作答子

怒曰非汝所知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

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

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
民戴太平御覽作君之民戴之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
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太平御覽
下有飽其志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文選謝玄暉之宣城詩注初學記下有今君與此背不免後患二句太平御覽天部十五下句
其腹六字下有飽其志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文選謝玄暉之宣城詩注初學記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五下句
十五獸部四毛上有故藏而遠害初學記下有今君與此背不免後患二句太平御覽天部十五下句
衣字人事部作毛衣作不無大疵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
後患乎太平御覽人事部作家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文選注作逢禍必矣太平
日益富而國日益貧御覽作夫子之逢禍必矣下有請去二字又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注引陶答子妻曰樂極必哀漢武帝秋風辭注哀下有來字疑亦是此處脫文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答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終卒二字疑誤倒太平御覽作乃與少子歸養終姑

天年君子謂答子妻能以義易利雖違禮求去終以全身復禮可謂遠識矣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頌曰答子治陶家富三倍妻諫不聽知其不改獨泣姑怒送厥母家

古音
姑子逢禍復歸養姑

柳下惠妻

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油油當作悠悠鄭本論語云悠悠者天下皆是也油油近又涉下文油油而誤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

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既死門人將誅之妻曰將誅夫子之德耶誅太平御覽十二作述文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誅曰夫

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蔽後漢書逸民傳序注引作弊嗟乎文選三良詩東武吟注引作吁嗟

愴惻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毛詩傳云泄去也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泄去也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誅莫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頌曰下惠之妻賢明有文柳下既死門人必存將誄下惠妻爲之辭陳列其文莫能易之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

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

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

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十下有隱門而入立於堂下八字

其妻出戶

太平御覽下有衣褐袍三字

曾子弔之

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擊席稿緼袍不表

校首舊誤手今依太平御覽首足不盡斂

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

子曰邪引其被

校改首足卽下云頭足也

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

子曰邪引其被

校改首足卽下云頭足也

則斂矣妻曰邪而

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邪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

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

校改首足卽下云頭足也

蓋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

校改首足卽下云頭足也

注引校改陶徵士誄注引高士傳同墨子辭過篇食足以增氣充虛楚辭惜誓吸沆瀣以充虛抱朴子自敘篇食不充虛正用此文

校改首足卽下云頭足也

子建張景陽雜詩

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

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

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

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

忻忻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十一作急急

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

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

淑姬可與寤言寤毛詩作晤此之謂也

頌曰黔婁既死妻獨主喪曾子弔焉布衣褐衾大父曰衾叶音羌衾從今聲易林頤之損

今與房韻安賤甘淡不求豐美豐美二字疑誤倒楚辭惜誓功與狂長韻韓愈歐陽詹袁辭豐與羊光等字韻皆其

尸不掩蔽猶謚曰康

齊相御妻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爲相御擁

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

史記管晏列傳晏子春秋雜上作揚揚王風疏作陽陽

甚自得也既歸

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二尺

史記晏子

作六

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

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爲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

史記晏子上云其妻請去故下云妾是以求去也此上有脫文

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

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

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

常若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

升諸景公以爲大夫顯其妻以爲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傳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

頌曰齊相御妻匡夫以道明言驕恭恂恂自效夫改易行學問靡已

晏子升之列於君子

楚接輿妻

楚狂接輿之妻也

高士傳楚人接輿水經濱水注引戶陸通字接輿

於方城

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

南韓詩外傳二下同

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

先生以而爲義

以字誤韓詩外傳作少

豈將老而遺之哉

門外車跡韓詩外傳跡作軼與

轍莊子人閉世見

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

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

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

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

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

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

釜甌妻戴糞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

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免罷椓

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

頌曰接輿之妻亦安貧賤雖欲進仕見時暴亂楚聘接輿妻請避館戴紂易姓終不遭難

楚老萊妻

楚老萊子之妻也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

漢書地理志蜀郡青山禹貢蒙山括地志蒙山

在嚴道縣葭牆蓬室木牀著席衣緼食菽

論語鄭注緼絜也墾山播種人或云緼絜也

言之楚王曰老萊賢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來楚王駕至老萊之

門老萊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

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

諾王去其妻戴畚萊挾薪樵而來

太平御覽地部七引高士傳此及下文畚下皆有萊字不知何字之

誤文選郭景純游仙詩劉先生夫人墓誌注引下文投其畚而去無萊字或涉下來字而衍後又加升耳

曰何車迹之衆

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曰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

文選注引妾聞之居亂世爲人所制頌亦有妻曰世亂句疑今本有脫文

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鉞鉞今先生食人酒肉授人官祿

授當爲人所

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据其遺粒顧校曰據疑據之誤拾也說文作據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文選注作乃隨而隱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本毛詩作樂鄭讀爲療說文或作療治此之謂也

頌曰老萊與妻逃世山陽蓬蒿爲室莞葭爲蓋段校云蓋當作牆案老子列傳正義引列仙傳莞葭爲牆蓬室史記是其證楚王聘之老萊將行妻曰世亂乃遂逃亡

蓀文類聚人部四引列女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或弄烏鳥於親側今本無之或是佚文附錄於此

楚於陵妻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顧校曰楚蓋齊之誤水經濟水注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孟子於陵卽此處王安人曰今濟

南長山縣有於陵仲子墓案皇甫謐高士傳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以兄祿爲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楚王聞其名聘以爲相乃夫婦逃去爲人灌園見世說豪爽篇注史記鄒陽傳索隱同本此傳爲說非字誤子終文選閑居賦注引作子仲漢書人表作子中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帚之妾請入與計之卽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履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韓詩外傳九載北郭先生事無非字諸宮舊事一同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所字舊脫從文選七命注引校增韓詩外傳諸宮舊事並有所字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愔愔毛詩作厭厭湛露厭厭秩秩德音此之謂也夜飲韓詩作愔愔見釋文頌曰於陵處楚王使聘焉入與妻謀懼世亂煩進往遇害不若身安

左琴右書爲人灌園

列女傳卷之二

坐知無病

列女傳卷之三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仁智傳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隗氏

隗舊誤魏

周紀集解引校改

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

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

史記周紀

行下衆

曹大家云公諸侯也公之所與衆人共議

王御不參一族夫

正義引曹大家云羣皆多之名也

王田不取羣

曹大家云田獵得三獸王不盡

收以其害深也案收疑取之誤

公

周紀

行下衆

曹大家云公諸侯也公之所與衆人共議

王御不參一族夫

粲美之物歸汝物

下國語有也衆以

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

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謂密母爲能識微詩云無已大康職

思其憂此之謂也

頌曰密康之母先識盛衰非刺康公受粲不歸公行下衆物滿則損
俾獻不聽密果滅殞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

武王上疑脫楚字

王使屈瑕爲將伐羅屈瑕號莫敖

與羣帥悉楚師以行鬪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曼

當依左傳重
鄧曼二字

曰大夫非衆之謂也

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

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追

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鄢師次亂濟

左傳作亂
次以濟

至羅

羅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羣師囚於治父以待刑王曰孤

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爲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

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施

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臨

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毋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

行卒於櫺木之下

左傳釋文櫺郎蕩反又莫昆反武元反案前一音字作櫺後二音字作櫺櫺木字當從爾不從兩集

見釋文蓋無郎蕩一音也君子謂鄧曼爲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

韻下不引左傳丁度所見釋文蓋無郎蕩一音也

盈則虧易作食
與息韻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頌曰楚武鄧曼見事所興謂瑕軍敗知王將薨識彼天道盛而必衰
韻句失終如其言君子揚稱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

左傳許穆夫人公子穎所生與此不同或女下脫弟字

許穆公之夫

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

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父

案言疑意之譏意抑古通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爲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

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

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

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

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

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

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
不遠韓詩外傳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
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忘
韓說同此傳云云衛女疑卽許穆夫人蓋魯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吳才老韻補逃田黎切易林損之恆良

孔姬齊悝登臺欒季不扶叔輒走逃

許不能救女作載馳

曹僖氏妻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

僖淮及正義

南人間訓漢書人表作釐詩柏舟釋文引曹大家云釐音僖是傳本作釐字

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焉聞其駢脅駢昭云微敝章昭云并幹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

也章昭云微敝

負羈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

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爲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

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飧
加璧其上公子受飧反璧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負羈之間令兵士
無敢入士民之扶老攜弱而赴其閭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
能遠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頌曰僖氏之妻厥智孔白見晉公子知其興作一本作祚使夫饋飧且以
自託文伐曹國卒獨見釋

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

隸釋楚相孫叔敖碑云名饒

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

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
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
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
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
叔敖長爲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

謂也

頌曰叔敖之母深知天道叔敖見蛇兩頭岐首殺而埋之泣恐不及
顧校云當作久母曰陰德不死必壽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
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愛涉下文而誤也左傳作惡周太廟金人有愛銘曰盜怨主人民害其貴見說苑敬慎篇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
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國語無色字何也伯宗曰吾言於
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
不實言而無謀國語有主字上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
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爲大會與諸大夫飲
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
久矣國語韋昭注云上賢也才在人上也難必及子子之性覽宗親部十校改舊誤仕從太平御固不可

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犧焉
太平御覽引注云伯宗子也伯宗曰諾乃得畢羊
國語作陽古字通用而交之文太平御及
欒不忌之難不左傳語作弗三郤害伯宗平御覽校增三字舊脫從太譖而殺之畢羊
乃送州犧於荆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
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

頌曰伯宗凌人妻知且亡數諫伯宗厚許畢羊屬以州犧以免咎殃
伯宗遇禍州犧奔荆

衛靈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

馬驥繹史云列女傳列此於仁智而別記南子於擎嬖此夫人蓋在南子前

靈公與夫

人夜坐聞車聲辚辚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
古書多以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必字舊脫從太平御覽謂作爲人事部四十三校增公曰何以
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
爲昭昭信節信舊誤變從太平御覽校改信古申字不爲冥冥墮行墮舊誤惰從太平御覽校改方言惰

易也墮與隋同
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

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

夫人酌觴觴作進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

以衛爲有蘧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賢臣也

賢字舊脫從太

平御校補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

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

道上疑脫之字

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

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

毛詩作身

此之謂也

頌曰衛靈夜坐夫人與存有車轔轔中止闢門夫人知之必伯玉焉

維知識賢問之信然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

侯當公

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

生子光以爲太子

左傳齊侯娶於魯聲姬

生光以爲太子此節其文而有誤脫

夫人仲

子子內官之號此以爲夫人子爲太子宜矣

與其姊戎子皆嬖於公

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爲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

不祥聞諸侯之難

左傳作閒
諸侯難四字

失謀

二字左傳無

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

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

絀黜今字

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

左傳心作必之下有二字此誤脫

誠

當作段氏曰誠

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爲太子高厚爲傅靈

公疾高厚微迎光

一本作高厚欲迎牙左傳作崔杼

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

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

無大悔仲子之謂也

頌曰齊靈仲子仁智顯明靈公立牙廢姬子光仲子強諫棄適不祥
公既不聽果有禍殃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爲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姦

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太平御覽器物部八作恐入得之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段校曰台卽瓴字孫炎余正注云瓴瓦器受斗六升食獵犬組羊裘古音渠之反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同太平御覽作銅古字通周禮典同故書作銅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襟上疑脫霑字顏氏家訓書證篇引曹大家注云衿交領也衿當作裣與襟同吾子拘有木治矣太平御覽引注木治楷也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古書多作萌字太平御覽引注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太平御覽下有者臧善也

四字

羊有母者告妻善養母也者舊誤是告上衍善食我以同魚同者

其文錯

太平御覽作銅魚有文錯

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

於獄矣

太平御覽是下二字有以知二字

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

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下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頌曰臧孫之母刺子好威必且遇害使援所依既厚三家果拘於齊母說其書子遂得歸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

也衍

字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

楊叔向所食邑非姓

叔向名肸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

受之曰爲肸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遂長也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盧校作大人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廬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左傳正義引譜云或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而埋之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君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己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君子謂叔姬爲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覲此之謂也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不字衍左傳無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鐘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光可監人監鑑古今字名曰玄妻樂正夔娶之

生伯封宕有豕心

作實賓寔古通用

左無傳作忿貪

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

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

禍也。叔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曰伯碥。

石作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姒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

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

及長與祁勝爲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

謂叔姬爲能推類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

國語作喙是也。鷺肩而牛腹。國語注云：鷺肩昭

國語及叔魚長爲國視作視

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

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二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

遂族邢侯氏。云族左傳國語作施服虔云施猶効也而誤。而戶叔魚與

列女傳

卷二

七

中華書局聚

雍子於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頌曰叔向之母察於情性推人之生以窮其命叔魚食我皆貪不正
必以貨死果卒分爭

晉范氏母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
中多株說文繫傳木部引智伯之園多株不便於馬范氏之子謂伐之也與今本不同問三子曰柰何長者
曰明君不問不爲亂君不問而爲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
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爲也
王安人曰馬字衍已而開園示之株夫山遠而園近是民一悅矣夫險阻之
山王安人曰夫當作去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悅矣既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
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歎曰終滅范氏者必
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僞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
氏君子謂范氏母爲知難本詩曰无忝爾祖式救爾訛毛詩作無忝
皇祖式救爾

後疑此誤此之謂也

頌曰范氏之母貴德尙信小子三德以詐與民知其必滅鮮能有仁後果逢禍身死國分

魯公乘姒

魯公乘姒者

傳例
姊爲姒

魯公乘子皮之姒也其族人死

盧校改
其夫死

姒哭之

甚悲子皮止姒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

以子皮爲相子皮問姒曰魯君欲以我爲相爲之乎姒曰勿爲也子

皮曰何也姒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

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子皮曰姒

欲嫁何不早言姒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

漢書項籍傳
注數責也

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以此相一國據大衆

一作政

何以理之譬猶掩目而別黑白也掩目而別黑白猶無患也不達人

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爲也子皮不聽卒受爲相居

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公乘姒緣事而知弟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然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詩云靡靡兮靡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子皮之姊緣事分理

一作禮

子皮相魯知其禍起姊諫子皮殆不

如止子皮不聽卒爲宗恥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

續漢書郡國志東海郡蘭陵有次室

亭劉昭注地道記曰

論衡實知潛夫論釋難竝作

次室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

漆次一聲之轉

七室注云一邑七宮也案宮乃室字之誤新莽侯鉦重五十九作

作來或作漆墨子貴義篇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

漆十士晉羊叔姬傳有三室之邑舊注必有所據

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

後漢書劉陶傳

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

御覽人事部作歎皇親部三十仍作嘯疑後人改之也

其鄰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

後漢書劉陶傳

莫不爲之慘慘者太平御覽作心

欲嫁耶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

後漢書劉陶傳

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

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

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

葵文類聚草部下太平御
人事物部又菜部四作不

厭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

桐城馬氏瑞辰曰倩琴
操作請請倩形相似倩

蓋請之譌案馬說非也太平御
覽皇親部菜部作借倩借聲近

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

令舊誤今從太平
御覽皇親部校改

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

愚愚僞日起

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今魯君老老必將淳太子
少必愚愚悖之間姦僞互起文義較完足

夫魯國

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

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

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

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

也

頌曰漆室之女計慮甚妙維魯且亂倚柱而嘯君老嗣幼愚悖姦生

魯果擾亂齊伐其城

珍倣宋版印

魏曲沃負

曲沃負者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六引注云曲沃邑也漢書應劭注云負老嫗也魏大夫如耳母也秦

立魏公子政爲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爲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爲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爲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閒會使於齊注云未值王之清閒而受使行也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款太平御覽作請見上書作請見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窳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注云脆弱不堅固宜以邪事開誘也不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謚笄嫁之名注云號謚所以就之也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爲太子求妃而

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嬖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

晏出朝

朝字衍尙書大傳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非出朝也下旬虞注卽其證文選後漢書皇后紀於論字反刪去夫入二字尤非關雎預見校改案漢書杜欽傳贊庶幾

乎關雎之見微後漢書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臣瓊章懷竝以爲魯詩見微卽預見之義文選注引虞貞節云其夫婦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貞節桐鄉令東郡虞撻妻潁川趙氏女也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見世說賢媛篇注隋書經籍志列女傳趙母注七卷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

文選鶡賦注引此二句誤以爲妻后語見下有其字處作遊

夫男女之感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

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

太平御覽無政字

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

太子妃而賜負粟三十鍾

栗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注云六石四斗曰鍾

如耳還而爵之

王勤行自脩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頌曰魏負聰達非刺衰王王子納妃

子納二字誤倒

禮別不明負款王門陳

列紀綱王改自脩卒無敵兵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爲將將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者者疑帛之誤史記趙奢傳作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曰爲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臧之古書多以藏爲臧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史記者下有買二字王以爲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遺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

終遣之卽有不稱妾得無隨乎

史記隨下
有坐字

王曰不也括旣行代廉頗

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爲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蹠蹠匪我言耄爾用憂謹此之謂也

頌曰孝成用括代頗距秦括母獻書知其覆軍願止不得請罪止身

括死長平妻子得存

列女傳卷之三

恭格敬拜。拜畢，方進來。見他穿著一襲素服，頭戴素巾，腰束素帶，足穿素履，手執素扇，神氣安詳，風度優雅。

布中卿會部集五始終其事。長子輝祖，字子衡，以成化三十一年登進士第，歷官戶部員外郎，改刑部郎中，累擢戶部尚書。子繼，官至戶部侍郎。

列女傳卷之四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貞順傳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

其人言

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禮儀部二引注云其人媒氏往求命之者

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

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

易緯通卦驗文

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

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

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

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

太平御覽詩外傳同儀宜古字

通用詩角弓如食宜飫韓詩作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

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韓詩同見外傳一服虔據以注左氏宣元

正年經見此之謂也

列

女

傳

卷四

中華書局聚

頌曰召南申女貞一條容夫禮不備終不肯從要以必死遂至獄訟作詩明意後世稱誦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左傳賈服注云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義本此見曾子問正義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於宋於一本作如致命於伯姬公羊何休注云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禮記坊記注云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鄭義本此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下上脫地字疑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顧校云十當爲春秋成九年顧校云七年

伯姬歸于宋十五年宋公固卒

襄三十年乃平公之三十三年

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

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
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
生求一本而作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
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一本穀梁傳當此之時諸侯聞
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
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亦一本穀梁傳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
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
矣

頌曰伯姬心專守禮一意宮夜失火保傅不備逮火而死厥心靡悔
春秋賢之詳錄其事

衛寡夫人寡舊誤宣魯寡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婦一例寡隸書作寡形與宣相似而譌易序卦異爲宣髮今本作寡髮可證詩攷後序引作宣是其所見本已誤近刻御覽亦誤作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

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
願請二字舊誤倒從逸齋詩補傳引校改夫人曰唯夫婦同庖八字舊脫從逸齋詩補傳引校增太平御覽有唯夫婦爲同庖六字終不聽衛君使人憩於齊兄弟皆欲與後君御覽校增太平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詩攷逸齋詩補傳引兩匪字作非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王安人曰也疑己字之誤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頌曰齊女嫁衛厥至城門公薨不返遂入三年後君欲同女終不渾作詩譏刺卒守死君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疾病部五夫下有之字乃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

之道壹與之醻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

草太平御覽

其太平御覽作甚

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

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

乃作芣苢之詩

韓詩序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見文選辨命論注蓋魯

韓詩同太平御覽乃作而顧氏謂其母作誤讀八字

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

頌曰宋女專慤持心不願

段校作頃

夫有惡疾意猶一精母勸去歸作詩

不聽後人美之以爲順貞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

乎中路毛詩作露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頌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遇一本作偶行節反乖傅母勸去作詩
式微夫人守壹終不肯歸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過時不嫁齊中求
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段校當有不字上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
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脩禮親迎於華氏之室父母
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房之二結其衿縗誠之曰必敬必戒無
違宮事父誠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
者亦勿從也諸母誠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
無怠爾之衿縗爾字誤當從晉禮夙夜無愆視諸衿聲注云視今文作示父母之
言謂何姑姊妹誠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示之衿聲無忘父母之言孝
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三顧二字疑衍或曲字之誤親迎之綏授字是

誤之

與是

輿字之誤白虎通義天子下至士必親迎御輪三周

下車曲顧者
防溼涉也

顧者

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游

於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

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闈必乘安

車輜輶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

文選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注引曹大

家曰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

後漢書齊武王續傳引無環字紐字

野處則帷裳擁

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輜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

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如早死使者馳以告

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輜

輶已具姬氏蘇氏字衍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

輶衣服綢繆旣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

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頌曰孟姬好禮執節甚公

段校曰公當作恭

避嫌遠別終不冶容

治當易繫辭野

容誨涇鄭注飾其
而見於外曰野載不並乘並是立字之誤曲
禮婦人不立乘非禮不從君子嘉焉

自古寡同

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

歸逸齋詩補傳引作并

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

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頌曰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新
遂死不顧列於貞賢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
於路水經注引作其妻將赴水道逢齊莊公公將弔之杞梁妻曰今殖有罪今疑令之誤水經注引作

如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

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之戶於城下而哭之

就舊誤枕從後漢書

劉瑜傳注文選洞簫賦注求通親親表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一人人事部一百二十八禮儀部二十八校改之字舊脫從文選注

增引校

內誠動人

文選注

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

十水經注後漢書注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太平御覽人事部並作七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

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

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

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

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毛詩句末皆有兮字古今注云其妹明月悲姊之貞操爲作歌此之謂也

頌曰杞梁戰死其妻收喪齊莊道弔避不敢當哭夫於城城爲之崩
自以無親赴淄而薨

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

穆字誤伯莒之戰在魯定公四年穆公卒於文
公六年相去一百十六年矣史通云校以年代

唐時本已誤爲乖刺是

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爲伯莒

之戰

公羊釋文云左傳作柏舉

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

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

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

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

一本下有受字後人增入
也諸宮舊事二無受字

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椸枷異巾櫛所以施之也

施一本作遠
宮舊事作絕
諸若

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爲

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喪

一本作失諸宮舊事亦作失

亂亡興焉

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

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

誅諸宮舊事作放事作禁

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

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
世壹舉而兩辱

壹舉諸宮舊事作一朝

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慚

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

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詩曰莫莫葛纍

毛詩作藟

施于條枚豈第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闔閭勝楚入厥宮室盡妻後宮莫不戰栗伯嬴自守堅固專一
君子美之以爲有節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

太平御覽文部十四引注云昭王平王子共王孫也

王出

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

注云漸臺水上之臺

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

忘持符

符上舊衍其字從𦨇人部二太平御覽文類刪校

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

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

藝文類聚作命
召若必以符

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

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人妾知事部八十二無一字

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

反取符還則水大至

反字還舊脫

從臺崩夫人流而死

太平御覽地部二十

五作沈水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

太平御覽校增夫人守義而死作嗟乎

不爲苟生處約持信

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

不忒此之謂也

頌曰楚昭出遊留姜漸臺江水大至無符不來夫人守節流死不疑

君子序焉上配伯姬

楚白貞姬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
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輶三十乘迎之將以爲

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

載文類聚人部二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並作無

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爲妃匹白公不幸而死

妾願守其墳墓

太平御覽下有奉其祠祀四字

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

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

汙之人王何以爲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

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

太平御覽引注云仁猶人也

不能從死今

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楚

貞姬

楚字舊誤在姬字下從藝文類聚校改太平御覽作楚白貞姬

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

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

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頌曰白公之妻守寡紡績吳王美之聘以金璧妻操固行雖死不易

君子大之美其嘉績疑當作蹟陳氏與同義異

事也與紡績字同

業

衛宗二順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及上舊衍而字從太
平御覽人事部六十
刪三校秦滅衛君角角舊誤乃從太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史記衛世年秦并天下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絕祀此蓋別有所本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傳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孺子謂傅妾也左傳有南孺子韓非子外儲說右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祭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太我不聊也毛詩傳云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紕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慚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公不幸早終公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怠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

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脩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止之止舊誤守從太平御覽校改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年太平作身衰作替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頌曰衛宗二順執行咸固妾子雖代供養如故主婦慚讓人一本作夫懶辭一本作夫請求出舍古音暑終不肯聽禮甚閒暇古音戶一本作有度

魯寡陶嬰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不作歌上有乃字下無更字其歌曰悲黃鸝之早寡兮悲字舊脫從北堂書鈔樂部二太平御覽校增七年不雙七太平御覽作十宛鵠獨宿兮宛舊誤鵠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校改獨宿御覽作戢翼不與衆

同夜半悲鳴兮

夜半太平御覽作時則

想其故雄

太平御覽獨行憚憚作

天命早寡兮

早寡

太平御覽作令然

獨宿何傷

太平御覽塊獨永傷作

寡婦念此兮

太平御覽感鳥愠己令泣下數

太平御覽淚下成行作

嗚呼悲兮

悲舊誤哉從太平御覽校改

死者不可忘飛鳥尙然兮

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兮我歌且謠此之謂也

頌曰陶嬰少寡紡績養子或欲取焉乃自脩理作歌自明求者乃止君子稱揚以爲女紀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於色而美於行美藝文類聚服飾部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取之者藝文類聚人部二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平御覽無多字先狗馬墳溝壑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求立太宰碑表注死二先狗馬墳溝壑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引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狗

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
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

妾宜以身薦其棺槨

七字舊脫從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校增類聚無

其字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

藝文類聚太平御

貴人多求妾者幸而

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

死而趨生

今舊誤念從太平御覽校改

是不信也見貴而忘賤

見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

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

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

太平御覽弱作嗣

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

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

太平御覽人

其行節敵

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

不信有如皎日

毛詩作皦日見文選寡婦賦注韓詩作皎

此之謂也

頌曰高行處梁貞專精純不貪行貴務在一信

古音申

不受梁聘剗鼻

刑身君子高之顯示後人

陳寡孝婦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人

太平御覽事部五

十六作
從戎

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

吾不還

孫校曰備疑儻字之誤案漢書游俠傳注引作吾若不來

汝肯養吾母乎

養太平御覽作善視

婦應

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引謚法慈愛忘勞曰孝紡

績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

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

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旣許諾之夫受人

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少年早寡

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地字疑誤

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爲人婦固養其舅

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

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

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年八十四壽乃

盡賣其田宅以葬之

舊本作姑死葬之從太平御覽校增

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

校顧

曰漢志陳屬淮陽國諸侯王表及文三王傳文帝十年漢孝文皇帝
梁孝王自淮陽徙梁文帝時淮陽置太守當在此後

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
婦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頌曰孝婦處陳夫死無子妣將嫁之

一本妣作母馬校曰妣當爲比及三年之比

終不聽

母古音滿以反專心養姑一醮不改聖王嘉之號曰孝婦

古音房以反

列女傳卷之四